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九尾狐

第十八回 泛珠江珠娘齊減色 居粵地粵客盡輸財

且說胡寶玉束裝赴粵，暫把三馬路房屋退租，並不驚動姊妹行中，故無一人送行，獨帶著阿珠等用人，一逕往太古碼頭。上了輪船，分住著兩間房艙，尚不□分侷促。惟寶玉初次渡海，那輪船開出了口，在洋面上疾駛，不免有些風浪，略經顛簸，覺得頭暈欲嘔。其他別無書說。一路平安，約行了一星期，早到了廣東碼頭。輪舟停泊，寶玉命人喚了一乘小轎，一行人就此上岸。幸而阿珠熟悉路徑，指點一切，暫住在城外客寓之中，相離珠江沙面不遠。因今日匆促問難尋房屋，只好且就住下。所有到寓聞文概行從略，以免累贅取厭。

且講那月客寓叫做廣安棧，甚是寬暢，而且招待週到，房屋清潔，寶玉與阿珠住了一間，另有一小間讓娘姨、相幫等住了，步齊停當。又過了一天，阿珠向寶玉說道：「我有幾個認得格人，才登勒花船浪格，讓（讀釀）我明朝早晨頭到格搭去尋著仔俚篤，難末倪搭起場子來，道阿好？」寶玉道：「蠻好。奴還有一件事體勒裡來。前頭有位郭大少，說起歇兩個人，一個叫詹祖梅，一個叫尹選仁，勿曉得俚格住處，不過常到花船浪白相格。奴托去打聽打聽看。打聽著仔，倪搭場子就容易哉。」阿珠道：「曉得曉得，包打聽清爽末哉。」所以一到來朝，阿珠就清早出外，趕緊辦事去了。

及至寶玉午時起身，阿珠已經回來。寶玉急忙問道：「事體辦得哪哼哉？格兩個人阿曾打聽著介？」阿珠答道：「格末叫巧得來，一打聽就著，半點心才費得，腳步亦省仔幾化篤。」寶玉道：「爽爽快快說出來，獨是加鹽加醬末好。」阿珠道：「心急，來哉！說格兩個人，就勒我認得格只船浪白相格，想阿巧呢勿巧？我就托俚篤去關照，撥仔俚兩張格片子，代請仔一聲，俚篤蠻起勁，馬上差相幫篤去請哉。皆為聽見仔來，曉得是上海頂紅格硬牌子，格落一口應承，巴勿得搭認得，結交結交。晏歇點還要打轎子過來，請老人（讀娘）家下船去白相。我已經代答應格哉。」寶玉道：「奴勿認得俚篤，忽然到俚船浪去，阿要難為情煞介？」阿珠道：「有啥格難為情？譬如出堂差末，也要到陌生場化去格。」

正當說著，棧中的茶房把午膳搬了上來。寶玉略略用些，便命阿珠等吃了。因廣東的菜都是半生半熟，初到這裡的，怎能吃得慣呢？寶玉等他們吃過，然後重施脂粉，再換衣裳，少停到花艇上去，也好顯顯自己的行頭。阿珠在旁伏侍，又向寶玉說道：「方才我勒船浪，聽俚篤格口風，要想搬到船浪去住，我敢同俚搭談。到底格意思哪哼佬？」寶玉聽說，想了半晌，方搖搖頭答道：「勿局格，一來奴登勿慣勒船浪，二來奴格脾氣歡喜獨排獨桌，勿肯受別人格節制格。所以奴格意思，要想租一注房子住住，即使客人篤岸浪擺酒，奴就借俚篤船一用。日夜格開銷才是奴出，以外再貼還點俚，勿知肯弗肯，替奴問問看末哉。」阿珠道：「實梗樣式，我看起來，終肯格哉。晏歇點我問呀。」

兩人正在那裡議論，忽見茶房進來說道：「下面有兩位客人，一位姓詹，一位姓尹，特來尋訪你們的，現在客堂裡坐著，可要請他們上樓嗎？」寶玉道：「格兩個人倒來得快勒海。阿珠，下去招接俚篤上樓罷。」阿珠唯唯，同茶房下樓去了。不一回，引領了詹、尹二客，早到樓頭。將近房門跟首，寶玉已迎將出來，飄眼把詹、尹二人一看：一肥一瘦，年紀皆在三□上下，雖滿身鮮衣華服，卻略帶幾分俗氣，知是兩個膏粱子弟，忙叫了兩聲「詹大少」、「尹大少」，讓二人進房請坐。此時詹、尹也向寶玉細觀，果然名不虛傳，遠勝珠江眾美，今日一見顏色，實是三生有幸。因從前聞綏之說起，渴想已久，萬不料寶玉得到此間，與己相會，故已快活異常；並蒙他□分抬舉，差人前來相請，不啻身登雲霧，得遇天臺仙子、月裡嫦娥，二人皆欣喜不置。

進房坐定之後，寶玉仍照上海款式，送過瓜子，寒暄了幾句客套。祖梅先開言問道：「胡先生可是前天到這裡的？」寶玉道：「正是呀。奴到仔間搭場化，路遠末勿熟悉，客人也勿認得，規矩也一點勿懂。虧（讀區）得奴勒上海格辰光，聽見郭大少講歇，說起兩位大少，人末叫好得來，隨便啥格事體，總熱心得野篤，格落奉屈兩位到此地。承蒙大少篤勿嫌待慢，肯到奴搭來，奴真真感激得極。格終要唔篤兩位大少指點指點，照應照應，教教（讀告）奴末好。」這一篇說話，半是討好，半是囑托，聽得祖梅、選仁滿腔歡喜，一力擔承，情願幫忙邀客撐場面而盡義務。寶玉連聲稱謝，放出些柔媚工夫，早把二人籠絡住了。

選仁忽問道：「胡先生在這裡客棧中，未便懸牌，終要另租一所房屋。即使借船上擺酒，也須住在自己寓內，方才舒暢。但不知尊意是怎樣呢？」寶玉答道：「奴是地陌生疏，雖則帶仔四個用人，內中認得間搭格，只有一個大姐阿珠，到過此地兩轉。故歇單差俚一干子，要幹幾化事體，實在來弗及。格落房子還去看格來。租是一定要租格，勿得知間搭近段阿有啥好格空房子，諒必大少終有點曉得。如果有末，還要拜托唔篤兩位費心，不過奴真真對勿住。」祖梅、選仁一齊答道：「你說什麼話？這是極容易的事，理當效勞的。待我們想一想看。」兩人口中說著，都低頭沉吟了半晌，卻被祖梅先想著，把手在桌上一拍，欣然說道：「有了！」選仁也道：「我也想起一個所在，只怕與你相同的，可是伍家那所小住宅嗎？」祖梅道：「怎麼不是？此間近處一帶總要算他最好，雖不寬大，卻甚華美，而且夠用的了。若除去了這所，那裡還有第二處呢？其餘不是太大，定是太舊，諒都不合式的。選仁兄以為如何？」選仁道：「是極是極，可稱英雄所見相同。我料胡先生見了，一定也中意的。」寶玉道：「既然有格種好房子，阿好就托大少領倪去看介？」選仁道：「便極便極。明日午後，我同祖梅兄到這裡來，就領你們去看。如看得中，當場把他租定，不但免了許多周折，並且過一兩天你們就可以搬進去了。」

寶玉聽說，卻也歡喜，少了一樁心事。正向著二人稱謝，忽見茶房把門簾一掀，立在外面說道：「下邊有一個娘姨，說是姓陳，住在大沙頭的，可要喚他上來嗎？」阿珠接嘴道：「去領俚上來末哉。」茶房答應退去。寶玉問阿珠道：「歇歇來格姓陳格，阿就是剛剛對奴說格介？」阿珠道：「蠻准蠻准，是俚篤來接去白相哉。」祖梅聽他們一說，早已懂得，便問道：「那個姓陳的，可是花艇上的人嗎？」寶玉點點頭，尚未回答，見茶房已將娘姨領上樓來。踏進房門，阿珠連忙招呼。那娘姨先向寶玉叫應了一聲，又見祖梅、選仁也在此間，便笑嘻嘻的問道：「兩位大少倒誠心勒裡，比倪先來。停歇阿到倪搭去介？」祖梅道：「要的要的，我與胡先生一同到你船上罷。」娘姨道：「蠻好蠻好，倪搭本則少兩個陪客勒浪。」說著，又向寶玉道：「方才珠姐到倪搭，曉得胡先生來，真真難得格，格落打發我來請，有屈到倪船浪去白相。轎子現在停勒外頭，是跟我一淘來格呀。」寶玉道：「奴來仔末，害唔篤忙煞快，備仔轎子來請奴，實在對勿住！」娘姨道：「說到落裡去？倪就怕胡先生勿肯光降，嫌倪格搭醜醜，故歇請到先生，真真倪船浪才有光輝格。」寶玉又謙遜了幾句，祖梅道：「你們不用客氣了，時候已經不早，到那邊要上燈了。胡先生快些上轎去罷，我同選仁先走一步。」說罷，抽身拉著選仁去了。

寶玉見他們先走，自己略略檢點。房中有用人等看守，無須囑咐，遂即帶了阿珠，與陳家的娘姨下樓，一逕上轎前往。走不到兩刻工夫，早見前面一條大河，岸邊停泊的花艇，大大小小，密密層層，不計其數，想必就是珠江。當此暮煙繚繞，夕照迷離，好一派江景也！有贊為證：

波平似鏡，浪靜無花。蘭舟魚貫，桂棹蟬聯。兩岸樓臺倒影，千條楊柳遮陰。風過處，笙簫疊奏；月上時，燈火齊明。依稀桃葉渡頭，彷彿若耶溪畔。江上迴旋，漫說鸞飄鳳泊；舟中談笑，遙傳燕語鶯啼。鱸鄉共宿，盡作鴛鴦；首如飛，休驚鷓鴣。張錦帆兮幅幅，圍畫舫兮重重。金閨風月，無此繁華；邗水煙花，遜其殷富。定知曲奏銅琶，應有江州司馬；倘見波凌素襪，還疑洛浦驚鴻。正是：此水懷珠先獻媚，有人如玉更增輝。

寶玉坐在轎中，看不盡珠江風景。轎子忽然停下，阿珠過來攙扶出轎。那邊船上，娘姨先下去知照，鋪好跳板，搭好扶手，阿珠便攙著寶玉，慢慢的走上船頭。船裡的陳姓老鴛與一班粉頭都在頭艙內招接，彼此叫應，迎進中艙。寶玉看這只船，金碧輝煌，纖塵不染，擺設整齊。中艙開闊異常，足有兩間房屋大小。居中擺一隻紅木炕牀，背後橫一隻紅木擱幾，幾上放著自鳴鐘、花瓶等物，兩頭兩隻花兒卻是盆景花卉，收拾得甚是精雅。兩邊靠窗排著紅木雙靠、單靠、茶几，正中是一隻紅木大理石圓臺，上面掛一

盞萬光燈，四盞花籃燈，彷彿人家花廳一般。再看到房艙裡，點綴得更覺華麗。所有牀帳被褥等件都用著廣東金繡，五光□色，照耀眼簾。寶玉好生羨慕。又與老鴛鴦大媽敘了一回客套，問問那班姊妹們的芳名，大媽一一詳答。方知一個叫珠娘，一個叫玉兒，一個叫媚卿，一個叫巧姐。四個之中，推珠娘略有幾分姿色，眉兒畫得彎彎，臉兒拍得紅紅，身上的打扮也比那三個嬌豔些。然究竟是廣東人，終不免帶些俗氣，怎及得蘇州人的文雅溫柔？如今與寶玉一比，自然比了下來。所以陳大媽一見寶玉，便□分慇懃款待，要想寶玉在此幫他，即使不肯；必定借我船上擺酒，我也可得些分潤，在他身上發一注橫財，斷不至生涯冷落了。為因廣東風氣，不論富商貴介，都喜在船中飲酒取樂，故陳大媽有此想頭，存心要結交寶玉，特地備轎相請，端整了一席酒肴，與寶玉洗塵接風，使寶玉不到別船上去，失了自己生意。不然，怎肯下這注本錢呢？閒話少敘。

其時已是上燈時候，詹祖梅、尹選仁二人也到了船上，單與寶玉說說笑笑，一問一答，講那上海的情形。雖旁邊珠娘等過來應酬，祖梅、選仁皆無心理會。珠娘縱然有些妒意，但自慚形穢，不敢與寶玉爭寵，只得自尋退步，立在一旁聽他們三人講話。至於陳大媽在艙後調排一切，指點甚忙，及見酒菜預備停當，仍舊回到中艙，先向祖梅、選仁說道：「今天我備著一席酒，奉請胡先生。幸得二位大少在此，要有屈做一做陪客了。」祖梅道：「當得當得。今晚是你請，明晚是我請，後天是選仁兄請。順便邀幾個客來，熱鬧熱鬧，把場面張揚開來，豈不是一舉兩得嗎？」寶玉接口謝道：「多謝仔大媽搭兩位大少，唔篤實裡請奴，教奴哪哼消受？真真要拿奴折煞哉！」祖梅道：「這是應該的，有什麼客氣呢？」說著，轉身吩咐大媽道：「你把酒菜搬出來罷，讓胡先生用過了，也好早些回寓。待他搬定了場，那時三更半夜也不要緊了。」

大媽唯唯，即喚娘姨、相幫等人把酒筵搬到中艙，擺定之後，請寶玉就座。寶玉道：「有兩位大少勸裡，倪應該勒半邊陪酒，落裡有啥格坐位介？」祖梅、選仁一齊說道：「今夜是專誠請你，並不是我們請客，何用這般禮數？你若再要客氣，我們只得失陪，免累你們拘束了。」寶玉方才即席坐下。祖梅因席上只有三人，未免少興，遂喚大媽及珠娘、玉兒等五人一同入席，好像合家歡的樣兒。直吃到□二下鐘，方始席散。祖梅、選仁先已回去。寶玉也辭了大媽，帶了阿珠上轎返寓，當夜無話。

到了來日午後，祖梅、選仁來看寶玉，先同他租定了房屋，約好後日搬去。寶玉預命帶來的娘姨、相幫等人到那邊新屋內打掃潔淨，然後與祖梅、選仁仍至陳家船上，開筵飲酒。今日是祖梅與他接風，也照昨晚一樣款式，惟添邀了幾位客人。大媽等未便在座。也吃到二更光景，寶玉始回客棧。次日輪著選仁請酒，寶玉又去應酬。一連三天，均當著他客人相待，與出局侑酒不同。

到第四天上，寶玉從廣安客寓喬遷到新屋之中，幸有詹、尹二人幫忙，應用木器等物，以及擺設的零星各件，或租或買，都托他二人代辦。雖忙碌了幾天，卻不費寶玉半點心思。諸事妥貼，方自己捐廉，備了一桌上等豐盛酒筵，奉請祖梅、選仁兩人，既算是酬勞，又算是搬場酒。兩人得意非常，領寶玉這番盛情，又趁勢代寶玉張揚，各邀了兩三位闊客，一同到寶玉家裡。寶玉仍照上海規矩調排一切，添用了四個娘姨大姐，兩個幫腿、相幫，連著由申帶來的，一共□人。因這所房屋比上海三馬路間數多了一倍，前後對照六樓六底，用著走馬洋臺，極其寬敞。並且天井裡有些假山花木，更覺得幽雅異常，頗愜寶玉之意。惟房屋大了，至少要用這幾個人方能照料得到。寶玉在樓上東首朝南一間做了臥房，其餘或做客房，或做下房，卻用不了這許多。樓下客堂裡，仍命相幫等招呼客來，無一不按上海的格局。此時祖梅、選仁同著一班闊客已到，走上樓來，將近至半扶梯，相幫等便高喊一聲「客來」。寶玉得信，即與阿珠出房迎接。詹、尹等早已上樓，寶玉一一叫應，讓眾客進房請坐。但除詹、尹二人外均不認識，各問了尊姓大名。祖梅、選仁從旁代答，那位是伍大人，這位是區老爺，一一指點分明。寶玉方知是大闊客，格外慇懃款待。其餘幾位也是有名的富商，不敢待慢。然大半是堂子中的俗套，毋煩細說。

單表那位大人，姓伍名朝芬，家資百萬，捐了一個二品頂戴的候補道，兼做善堂中董事，有財有勢。平日祖梅、選仁都拍他馬屁，所以寶玉到此，特地請他來賞識的。朝芬曾聞寶玉之名，久已羨慕，今承詹、尹相請，快活萬分；及見寶玉花容，果然名不虛傳，便在祖梅、選仁面前稱贊不置。祖梅、選仁聽他口氣，一同攬掇道：「既然朝翁賞識，看得上眼，也是寶玉的福氣。朝翁應該照應照應才是。」寶玉也接嘴道：「奴是粗蠢煞格，勿知伍大人阿肯照應倪？」朝芬笑道：「你說什麼話？我到你這裡，即使請請客，喝喝酒，也算什麼照應呢？」寶玉正要回答，朝芬忽又問道：「你的懸牌日子可曾揀定嗎？」寶玉答道：「奴看過歇歷本，後日是格好日，皆為嘸不場面佬，格落還定格來。」朝芬道：「你就是後天掛牌罷，我同你撐場面，算我擺四臺酒可好？」寶玉連忙謝道：「多謝仔大人，真真對勿住！」旁邊那位區老爺也說道：「我也擺兩臺酒如何？」朝芬道：「狠好很好，這樣才熱鬧呢！」寶玉又回身謝了一聲。祖梅道：「我同選仁兄合擺一臺罷。」朝芬道：「不必，現在已有六臺，祖梅兄的一臺不如再後一天，我們同到船上去吃，豈不有趣呢？」祖梅因是朝芬說的話，只得依從。

彼此酌議定妥，忽聞報時鐘已敲八下，寶玉便問眾客可要擺席。朝芬先點了一點頭，寶玉即刻吩咐下去。不一回，席已擺好，請眾客人座。自然伍大人坐第一位，區老爺坐第二位，其餘挨次坐下。祖梅、選仁代寶玉做主人，坐了末席。寶玉篩過了酒，朝芬興致最豪，定要叫局，眾人亦無不樂從，各寫了兩張局票，大半要到花船上去叫來。霎時紅箋飛召，翠黛粉臨。朝芬等左顧右盼，見一班本處船妓，皆不及寶玉遠甚。寶玉在眾妓中，猶如鶴立雞群，越顯得丰姿嬌豔，態度輕盈，可稱花魁花王。不但朝芬更覺傾心，即眾人見了，亦莫不饞涎欲滴，願入銷金之窟。其時酒已半酣，眾妓盡歡，朝芬猶興高采烈，行令猜枚，直到一下多鐘方才撤席。

大眾因時候不早，均欲回去，朝芬意甚留戀，只因與寶玉初次會面，未便住宿，故在臨行之際，手指上勒下一隻珠戒，私下贈與寶玉，要寶玉真心向他，為後日下榻地步，方同著眾人上轎而歸。正是：

黃金博得美人笑，紅袖翻嫌俗客癡。

要知寶玉是否回申，且觀下回分解。